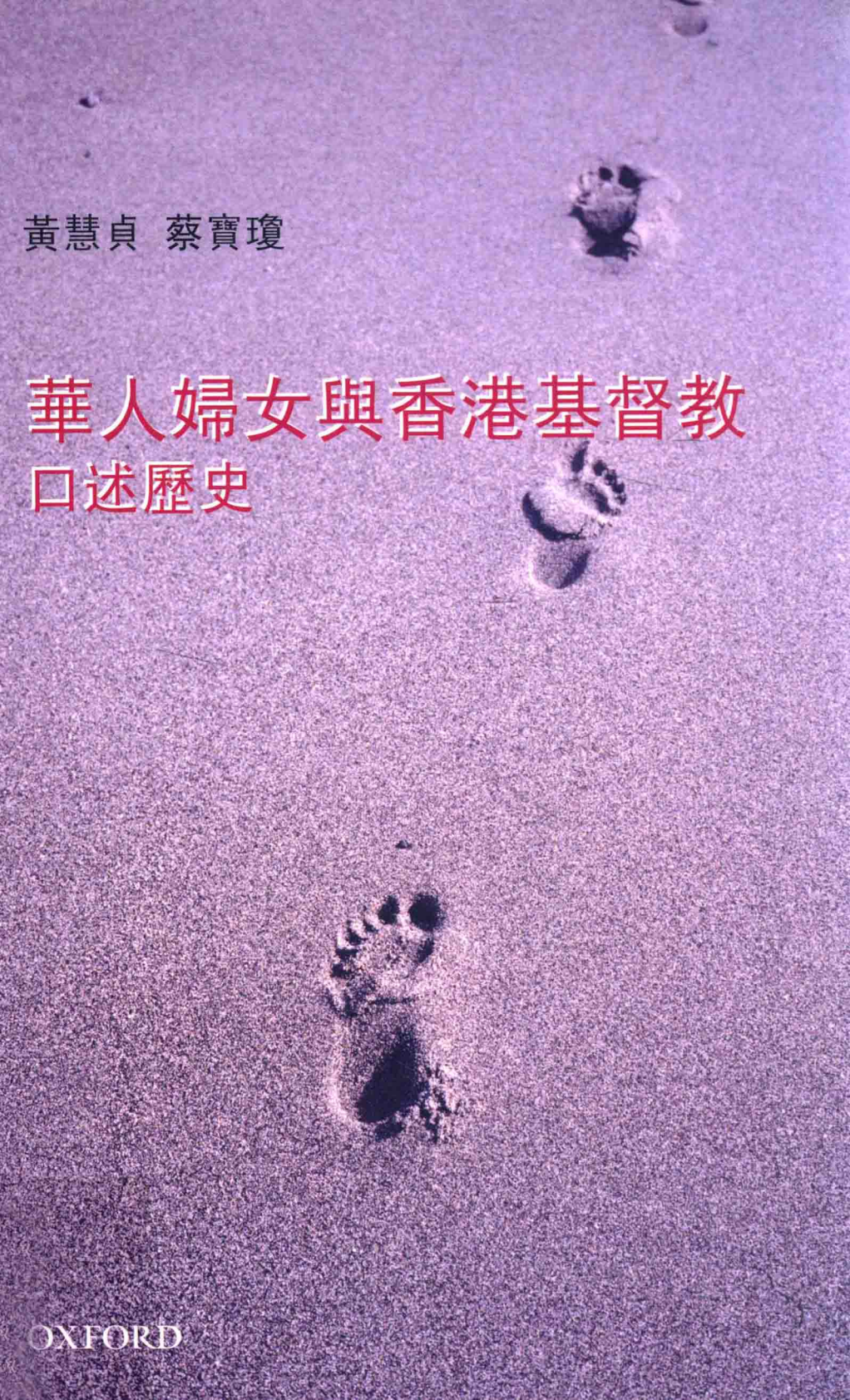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footprints in sand.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 footprints visible: one at the top right, one in the middle right, and one at the bottom center. The sand is a light, grainy texture, and the footprints are dark, showing the tread of a shoe.

黃慧貞 蔡寶瓊

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 口述歷史

OXFORD

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

口述歷史

黃慧貞 蔡寶瓊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rst published 2010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 口述歷史

黃慧貞 蔡寶瓊

ISBN 978-0-19-801930-5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

受訪者資料一覽

姓名	年齡*	宗派教會	教育	職業
鄧李少萍	76	金巴崙長老會九龍堂	土地廟義學 女青年會夜學	保姆 家庭主婦
馮寶群	74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	民生學校夜學 港大學校夜學 荃灣官立小學夜學	住年妹 女工 清潔工人
陳義妹	78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	沒有接受正式教育	農婦 家庭主婦 女工
蘇丹雲	77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	家鄉私塾 順德明道小學 順德種德學校 廣州知用中學 香港華聯書院 柏立基師範學院	家傭 賬目管理員 教師 校長
周敏	91	聖公會聖馬太堂	廣州師範中學 廣州市音樂學院	教師
莊婆婆	84 (終年)	聖公會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中、小學 羅富國師範學院	教師 訓育主任
羅馬蓮彩	92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意大利嬰堂(現嘉諾撒聖心書院)	家庭主婦 插花導師
何妹妹	83	浸信會	培貞小學(現嘉諾撒聖心書院) 聖保羅書院 羅富國師範學院	電話接線員 教師 家庭主婦
莫劉敏昭	84	聖公會聖保羅堂	會計學校 羅富國師範學院	管工 文員 家庭主婦 教師
劉劉淑明	71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	沒有接受正式教育	傳銷 保險經紀 學校助教 家庭主婦

阿英	79	中華基督教會	德貞小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	教師 家庭主婦
熊曼曼	69	中華基督教會九龍合一堂	英華女校 聖嘉勒女書院	教師 家庭主婦
張黃定賢	72	九龍塘宣道會	拔萃女書院 哥倫比亞大學 哈佛大學	大學講師 家庭主婦
楊梁梅莊	68	神召會活泉堂	青年會小學 瑪利諾修女學校 (現瑪利曼中學) 羅富國師範學院	教師 校長 傳道人
阿貞	74	信義會	諸聖中學、文德中學 香港聯合書院 柏立基師範學院	文員 教師 副校長
陳梁慕清	70	禮賢會九龍堂	香港大學	教師 校長
關慧賢	79	天主教	聖心書院 (現嘉諾撒聖心書院) 葛量洪師範學院 香港大學	校長
郭韻芝	70	天主教	德貞女子中學 葛量洪師範學院 澳門東亞大學	教師 校長
林秀蓮	70	天主教	中山普靈小學 澳門聖若瑟中學 澳門聖若瑟幼兒師範 珠海書院	教師 校長
梁沛霖	68	天主教	聖保羅書院 香港大學	教師 圖書館館長
鄭寶蓮	約74	天主教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葛量洪師範學院	教師 教理中心主任
李妙卿	84	中華基督教會	志賢女子中學 廣東省崇基聖經師範學院	醫院宗教主任 宣教師

* 按 2009 年計算。

鳴謝

是次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贊助的「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研究計劃始於2007年，輾轉至今約三年後得以完成出版，實在有賴各方的支持及幫助。研究隊伍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及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代表組成，在多方面的工作及疏理資料的細節上提供至為重要的幫助。其中包括為我們積極推薦、邀約、安排受訪人選、提供相關資料，以及進行訪談的阮美賢、黎瑩瑩、鄭楚華及羅婉禎。特別是瑩瑩，她在百忙中的鼎力相助，我們實深感銘。除直接參與的機構外，我們亦衷心向各相關機構、教會中曾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範疇上協助我們的同工致謝。

當然，我們要感謝所有曾接受我們一再訪問、追稿、認真提交各項珍貴相片和藏品，以及仔細更正和謄稿的受訪女士。她們各自精彩的生命及生活經驗，深深感動着我們，更見證了香港基督徒婦女於歷史中走過的足跡，為香港的婦女、宗教及歷史研究，添加了豐厚的內容。我們相信，她們慷慨分享大半生的故事，會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由訪問到書稿的編輯、審閱、成書，我們要感謝曾與我們共事的研究助理許佩琳、陳婉媚、陳芳芳、江詠詩，以及特約協助的譚偉峰。另外還有多位幫忙將訪問聲檔逐字整理成文的中文大學同學、各位撰寫出版故事的朋友董一郎、潘茵婷、吳克勤、鄭秀璇、羅月勤、曾芳及許二毛，沒有他們的努

力，我們不可能獨力處理龐大的訪談資料，並將之整編為出版故事。

最後要感謝的是世界傳道會 / 那打素基金、張黃定賢、楊梁梅莊、梁沛霖以及周敏的贊助，讓此書後期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黃慧貞 蔡寶瓊

「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研究計劃

前言

雙重的父權宰制、自主的婦女發聲

——書寫華人婦女基督徒口述史¹

黃慧貞

一、前言

中國傳統主導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這一點經過五四運動以來的不斷批判，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同時，基督教經典及中古神學傳統以來的父權統帥，經過女性主義神學的不斷論證，也早為近代歷史研究者公認。中國傳統中的父權主義與基督教傳統中的父權宰制加在一起，哪裏還有女性發聲的空間？情形仿如全身參與反殖民主義運動的婦女，到頭來發覺殖民主義中的父權，不單沒有隨着國族獨立運動成功而被驅逐出去，反而成為本土國族運動戰士的藉口，反過來強化本土社會和文化中的父權操作。難怪史碧娃 (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 會提出「賤民婦女不能發聲」的嗟歎。²

然而，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歷史裏的婦女難道都只有卑躬屈膝、逆來順受的份兒嗎？難道婦女從來都沒有自己的慾望、感情或意志嗎？歷史裏難道真的只有父權社會所操作的女性嗎？女性的自主發聲在傳統的父權社會中是否 / 如

1 此計劃由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基金贊助。

2 參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London: Macmillan, 1988).

何可能？可幸，傳統並不是鐵板一塊。福柯的權力論說最精彩的地方，正是指出原來權力的實踐與反抗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彼此依存的。³ 近代美國著名的基督教歷史學者嘉露蓮·拜琳 (Caroline Walker Bynum) 進行了一系列對中古世紀教會婦女的歷史研究，找出很多有趣的另類婦女圖像。在她的成名作《聖誕和聖齋》(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中，她從中世紀婦女生活中處理食物的種種態度引論，提出食物可以對拆解婦女宗教生活意義起一定的作用。她解釋，對於一般沒有錢或產業決定權的婦女來說，宗教儀節中對食物的管理和實踐，不單可以成為她們在生活中體現自主的渠道，通過宗教規訓中的禁食，這些婦女更可以公然拒婚、放棄家庭職責如侍夫教子，甚至藉着她們展現的虔敬，成就她們批判世俗及宗教權力腐敗的能力等。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操控權，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這群婦女有效地改變自己命運的空間。⁴

拜琳的研究為基督教婦女歷史開展了一個新鮮的進路，顯示歷史中的婦女不單只是受壓制的一群，也會適時在許可的環境中發展她們別具一格的「創意抗爭」。拜琳的研究最重要的啟示是：在一般普遍日常生活的場所，婦女採用最基本的生活素材如食物，可以發展出一個異於社會主流性別定義下的生活模式和另類的宗教空間。換言之，在這個意義

3 參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 1 (Orig. 1976;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92–96.

4 拜琳的資料中記載了兩個相當有力的例證：英國女人瑪覺麗·卡暗比 (Margery Kempe) 經常拒絕進食或為丈夫接待的友人預備食物，加上平日齋戒素服，令丈夫及其家人非常尷尬。最後丈夫同意她的請求，只要一切待客如常，她可以免於性事。另一例證是斯恩拿的嘉芙蓮 (Catherine of Siena)，她以禁食為手法，使自己的外貌變得極其難看，從而拒絕婚嫁，最後要求進入修道院過另類生活。參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189–218.

下，宗教生活成為婦女一個另類的選擇和解放。在拜琳的研究基礎上，我們有理由相信歷史中的婦女，一樣可以在她們有限的生活空間中，用她們的方法為自己發聲。本書正是要通過口述歷史的方法，讓一群資深的基督教婦女，從她們日常的生活敘事出發，以自己的語言為自己說故事，在一個整體來說仍然是男權中心的社會和文化氛圍中，讓婦女主體發聲。

二、香港婦女口述歷史研究

保羅·湯普遜 (Paul Thompson) 是口述歷史方法學的開創學者之一。他相信口述歷史可轉化歷史書寫的內容及過程，為發展一個更具社會意識及民主化的歷史敘事提供更豐富的可能性。⁵ 另一位學者培克斯 (Robert Perks) 亦指出，口述歷史可以捕捉人獨特的記憶和記敘其生命故事，為歷史添上豐富多彩的個人面目，並為其賦予生命。通過收集和保存「第一手」個人資料或「親身」經歷，歷史書寫記錄多重而不是單一的聲音，同時讓創造和體驗歷史的人，可以真正地用自己的語言和聲音發聲。⁶ 在亞洲，Hong Lysa曾在她關於東亞社會的研究中指出，口述歷史對於從16世紀開始，廣泛受殖民洗禮的亞洲地區別具效用。譬如說，這方法可為歷史學家提供一個更適切的方法，去搜羅及聆聽殖民時期中普羅大眾的日常經驗及個人視點。⁷ 至於香港，經過1997年回歸前後的

5 參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6 參Robert Perks, *Oral History: Talking About the Past* (London: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ral History Society, 1992), 5.

7 參Hong Lysa, "Ideology and Oral History Institu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Oral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Theory and Method*, ed. P. Lim Pui Heun, James

過渡時期，本土意識大大提升，不同的口述歷史計劃開始大行其道。這些口述歷史由關心個別社區的整體變遷，到深入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再延展到對邊緣社群生活故事的關注和尊重，確實為香港人的歷史增添了豐富多元的面貌。⁸

女性主義者對於口述歷史的重視，來自對正統歷史的失望，因為它們不單少有記載婦女的生活和故事，更有意無意的忽略、甚至貶抑婦女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⁹ 口述歷史可以有效地保存婦女的聲音，填補傳統歷史的空白，使整體人類（不單是婦女）的歷史變得更為全面。因着它獨特的資料收集和演繹方法，口述歷史能更深入地開發女性少為人注意的生活部份，通過不同階層和社群婦女所闡述的故事，有效地探討不同的婦女議題和展示其中的複雜性。¹⁰ 如是，婦女的個人敘事不單是了解婦女經驗的最佳工具，它也可以就婦女的不同處境、生活空間、為她們遭遇的各樣因性別身份而來的困境、不同的解脫方法，作最豐富的記錄。從不同婦女口述歷史的書寫經驗所見，我認為它還具備一項建立婦女社群的功

H. Morrison, and Kwa Chong Gu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6), 33–43.

8 這裏包括大專院校的大型研究計劃如：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及文化口述歷史計劃」；及嶺南大學的「當代華人作家口述歷史計劃」。其他的口述歷史的主題包括地區性的、個別學院或機構的、日治時期的、粵劇、話劇和香港電影、邊緣社群如移民勞工、長者及工傷者等，不能在此盡錄。

9 參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Feminism & History*, ed. Joan Wallach Sco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2–180.

10 參Joan Sangster, “Telling Our Stories: Feminist Debates and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ed.,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88–92.

能：它一方面可以讓訪談及受訪的婦女「惺惺相識」、交流「女性主義」的見地；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最有力的大眾記憶，口述歷史可以為婦女建立一個橫跨時空和地域的女性社群意識。¹¹

在近期香港眾多的口述史當中，以女性為重點的書冊就有數卷。其中三種女性口述史主要由新婦女協進會策劃及編寫，它們分別關心：70年代婦女勞工、年長婦女、及十六歲或以上的年輕少女。¹² 它們敘述的歷史事實包括：香港早期的女工必須為撐起家庭而提早投入勞動市場，只能靠自己邊做工邊上夜校；十個阿婆的口述歷史第一次為香港婦女從戰後到香港留下如此詳盡和精彩的片段；再加上十六到廿五歲這組年齡的大女孩，暢談她們的工作、戀愛和情慾，記錄了香港新一代的女性聲音。90年代以來，女性口述歷史越見蓬勃，而且別具特色，涵蓋的範圍有性小眾、製衣女工和新來港婦女等。¹³ 這些記錄都是有意識地填補香港歷史缺口的書

11 參黃慧貞：〈在空白和靜寂中述說異音：三個香港婦女口述歷史的文本政治〉，《媒介擬想》，3（2005）：84-103。

12 它們分別是蔡寶瓊統籌：《晚晚六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1998）；曾嘉燕、吳俊雄編：《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1）；及吳俊雄、曾嘉燕編：《16+少女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2）。

13 它們包括陳寶瓊、陳惠芳、黎佩兒：《性是牛油和麵包》（香港：紫藤及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1999）；陳寶瓊編：《亞洲性坊間：性工作者的現實與夢想》（香港：紫藤及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2）；麥海珊、金佩璋：《雙性情慾》（香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2000）；金嘩路：《月亮的騷動——她她的初戀故事：我們的自述》（香港：Cultural Act Up, 2001）；「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計劃」編輯組：《她們的女情印記：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一九五〇至二〇〇四》（香港：「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計劃」執行委員會，2005）；蔡寶瓊編：《千針萬綫：香港成衣女工口述歷史》（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8）；及薛澤華等編：《回憶：新來港婦女口

寫，正如小思指出，後者的歷史主要是由男性及殖民者壟斷。¹⁴ 不過儘管如此，由於早期華人基督徒婦女在香港教會及社會的獨特位置，香港婦女運動歷史上不可能遺漏這個重要的部份。是次口述歷史是為一個重要媒介，著意捕捉這些早期華人基督徒婦女的生活經驗及其當時所處的社會和時代處境。

三、香港華人基督徒婦女的口述歷史

2007年，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研究基金資助下，「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計劃正式展開。計劃由本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蔡寶瓊教授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代表組成的研究隊伍統籌，分別約訪了二十六名年過六十五歲的基督徒婦女，進行深入訪談，聆聽她們的生命故事。由於部份受訪者其後改變心意，不願意出版故事；部份語意不清，未能交待事情始末，故最後成功整理謄寫的有二十二個故事。雖然成功出版的受訪婦女只有二十二位，但是她們來自不同的教會宗派，帶着不同的成長背景，經歷各自不一樣的家庭和婚姻生活，由年紀最輕的六十八歲到最年長的九十二歲，¹⁵ 跨越不同階層，各有各的際遇，各有各的精彩，非常難得。每位婦女最少兩次的訪談會面，受訪者與訪談員

述歷史》（香港：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2001）；曹疏影、鄧小樺編：《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香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2008）。

14 小思於蔡寶瓊：《晚晚六點半》的序言，1。

15 以訪問時2009年計。

之間由互不相識到建立一定的信任，由小心謹慎的分享進展成開懷暢談，受訪與被訪的關係已相互滲透，在言談、歡笑和讚嘆中積聚成為點滴的、跨年代的、跨時空的姊妹支援和心路交流。

眾多人生故事的細節裏，以其中四方面的內容最為特出，可為香港早期華人基督徒婦女的生活勾勒一個獨特的輪廓。

(1) 流徙生活中的婦女

聆聽一群資深的基督徒婦女述說自身的故事，就是循着她們的記憶去尋索婦女如何穿過中國近代的歷史時空，在戰亂與流徙中經歷家庭的種種變遷。淑明婆婆的家人因為避走戰亂而散落南洋，與父兄失散後，她在寄人籬下與漂泊中成長；周敏婆婆則與母親亡命出走，擠上貨船逃難到香港，家人的積蓄一下子丟光了，母親差點兒就要跳海；寶群婆婆在戰時與家人在城鎮之間流浪，走墟擺賣仍然無以為生，最終要「搵仔賺食」，其後流落香港成為女工；珪婆婆因為戰亂，由香港坐轎上廣州，再出走到鄉郊，可以教書、收穀物作工資，生活竟不比香港差；丹雲婆婆的父親本來富甲一方，因為共產黨進城，一家人一下子死的死、走的走，留下她一個人一星期「收三條屍」。¹⁶ 慧賢婆婆生於墨西哥，小時候因着當地排華而被逼回國，誰知遇上日本侵華，在香港的家被炮彈擊中，她踩着一地死屍出門求援的情景，至今依然驚心動魄、歷歷在目。至於少萍婆婆，她被家人送到鄉下寄養，鄉裏沒飯吃又將她送回澳門，其後一個人帶着一串孩子來到香港與先生重聚，一生總是

16 「收屍」是廣東俗語，意謂領回遺體以作殮葬。

顛簸。生於貧困農村的義妹婆婆，則在十六歲時被家人賣為童養媳，她隨哥哥徒步走至香港，從此開始了在夫家屋簷下一生辛勞的歲月。

一群長者基督徒婦女生於20到30年代的近代中國，在各自不同的年輕歲月中，流徙是她們生活的一部份，寄人籬下是當時社會的常態。然而，通過婆婆各自的回憶和記述，這段日子反而是催促她們成長的歷練。縱然不是她們的有意選擇，她們一下子成為家中的精神甚或經濟支柱，不單學會獨立地照顧自己，更要照顧母親或家人。有趣的是，不論是因病早逝、漂洋過海、或是在政治變革中犧牲，本來被認為婦女「守護者」的男人（父兄或丈夫）都在過程中不知所終，剩下妻女遠走他鄉，相依為命。流徙中婦女的身影一時顯得特別高大。

(2) 成長和教育

大部份婆婆成長時的香港，還是一個名不見傳的小商埠。那裏最蓬勃的除了貨物轉運等商業活動外，就是傳教士的各樣社區服務，如醫療、傳道和教育工作。因着她們與教會的不同聯繫，受訪的一群基督教長者大多有機會讀書。家境較好的婆婆，一早就被送到今日的嘉諾撒聖心書院、嘉諾撒聖瑪利書院、聖保羅書院、瑪利諾修院學校、瑪利曼中學、英華女校、拔萃女書院等學校讀書。不少婆婆因而得以繼續升學，在師範或大學畢業後晉身教育事業。少數如丹雲婆婆或周敏婆婆般，因為出身國內官宦家庭，自小便上私塾、在內地讀完中學、師範甚至音樂學院，來港投身教育工作。在一眾受訪者之中，最少就有十五位在基督教學校擔任

教師、主任或校長。也有一些婆婆在教會學校學會了外語，或轉讀會計或簿記專科，令年少的女子掌握一技之長，為香港早期的經濟發展出一分力。亦有人在年輕時即決定投身教會，如妙卿婆婆在港完成中學後，升讀崇基聖經師範學院，直接開啟了她一生的宗教事工大門。與教會結緣，對部份婆婆來說，總算是多了一個社會網絡和機會，教會生活也有意無意地成為她們生活的中心。

讀書最艱難的寶群婆婆和少萍婆婆，邊打工邊讀夜校。寶群婆婆可以說是香港最早期的「打工妹」，嘗過「晚晚七點半」上課、在牛奶罐上點燭學寫字的日子；少萍婆婆在澳門逐步走出父親的虐待，發展自己的生活。淑明婆婆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傳銷、保險、助教，差不多甚麼都做過了。雖然沒有教會學校的教育或工作便利，這些婆婆仍然因着偶然的機會，踏進了教會之門，讓自己在生命最艱難的時候，仍然有所依恃。

(3) 婚姻及家庭

不過，無論生活有多艱苦或寬裕，在眾多的口述故事之中，最突出的依然是佔據婦女成長歲月最長、她們付出心力最大的家庭生活。

大部份的婆婆生長於一個婦女只屬於家庭私領域的時代。她們的祖母、母親往往代表着「中國傳統」中婦女應守的禮節和從屬的地位，儘管父兄早已離散或從來沒有負起家庭責任，女孩仍然被視為負累、遭到輕視；即使家中男丁不成大器，少女再聰明懂事也終得嫁為人婦，從此守在夫家、侍奉翁姑、養兒終老。在社會資源和生育資訊嚴重不足的情